

一代巨著，巍巍丰碑

——《汉语大字典》全套八卷出版综述

方 夏

为了改变我国中外语文词典太少，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需要的状况，经国务院批准，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，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，制定了规划，明确了任务，十年内完成各种语文词典160部。新编《汉语大字典》是其中之一，由川、鄂两省共同承编。经过十年辛勤努力，胜利完成初稿编写任务，再经逐卷审订，分卷出版，于1990年底全套八卷出齐。现将有关情况作一简要综述。

一、成就与影响

《汉语大字典》共收楷书汉字54678个，超过历来所有的字书，比著名的《康熙字典》还多7643字。整个编写工作分三个阶段：资料制卡；初稿编写；终审定稿。

资料制卡分四类形式：剪贴式——剪贴历代字典词书；辑录式——辑录古今注疏；选择式——选择古今典籍中典范用例；引得式——将重要经典著作逐字制卡。总计各类资料制卡数达六百多万张，编写中有针对性的补卡尚未计入。

初稿编写是整个字典质量的关键，“初稿当成定稿编”就成了大家的口号。一个字稿，编者反复打磨，小组、大组反复审读，几经修改，然后油印成册，广泛交流，征求意见。16开油印稿本迭置起来，高达二米有余。部分部首经再次审订修改后铅印成册，更为广泛地征求意见，以期更臻完善。

终审定稿工作，由副主编亲自参加，组织部分专家教授逐卷审阅，专项通读，并直接与编者见面，切磋修改，然后定稿付印。全书八卷，总字数达2500余万。

在整个编写过程中，常遇不少学术难题，经过理论上的探索，实践中的总结，同志们撰写了不少论文。各编写组，川、鄂两省编纂处、编辑部兴办了内部的和公开的、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刊物，提供了发表的园地。《编写琐记》、《编写通讯》、《词典研究丛刊》、《辞书论丛》、《字词天地》等就是在编写过程中相继创办的。全国著名的语文研究、辞书研究刊物以及各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常有我们编者的专文发表。八卷出齐后，还专门汇编了《〈汉语大字典〉论文集》一册，汇集新著论文六十余篇，总字数近80万。

出版印刷工作由四川新华印刷厂承担。《汉语大字典》字形复杂：甲、金、篆、隶俱全，繁体、简体交用，新、旧笔形交错，加之文中尚夹排拼音字母和其它语种文字，这就大

大增加了排印的难度，校勘的烦难。辞书社和新华厂高度重视，密切配合，从字表的制定，铜模的制作，到排、校人员的培训等都作了充分的准备。每批字稿必须经过排版、校对、看样、改版等一般环节，还高标准、严要求校、改六次以上才能成型，以保证高质量。

从1986年10月第一卷出版发行到1990年底八卷全套出齐，《汉语大字典》早已蜚声世界，享誉中外，为世所瞩目。迄今为止，已先后两次获得中国图书奖荣誉奖，两次获得全国图书“金钥匙”奖，并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，西南西北地区版式设计一等奖，四川省优秀图书荣誉奖。同时，还被编入《吉尼斯世界大全》，列为当今世界汉语字典的“世界之最”。

国内外许多报刊纷纷发表专文，报导编撰情况，发布出版新闻、发行盛况，给予很高的评价。“《汉语大字典》是一部集海内外中国字书之大成之作。”（《欧洲时报》1985年4月16日）“规模空前的《汉语大字典》编纂完成。”（《人民日报》1986年3月9日）“全书在科学性、实用性方面大大超过了现有各种汉语字典。它将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。”（《书讯》1986年3月10日）“凡古今文献、图书中出现的汉字均可查到。”（香港《文汇报》1986年4月25日）因此，《汉语大字典》一出版就受到各方面的重视。根据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十月份统计，该书被列为销售前十名之首。（《中国青年报》1986年11月5日）被《出版工作》编辑部和《中国出版年鉴》编辑部联合推选为1986年中国出版界十件大事之一。（《光明日报》1987年1月11日）全套八卷出齐后，被誉为“历史上最大的字典，文化史上的巍巍丰碑。”（《光明日报》1990年12月4日）其成就之大，影响之广，可谓空前矣！

二、性质与特点

《汉语大字典》是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、音、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语文工具书。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历史地、正确地全面反映汉字形、音、义的发展。它偏重于提高，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为其主要对象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是汉字楷书单字的大汇编，古今兼收，源流并重。这就确定了它本身的特点：除根据存字、存音、存源的原则在单字头下酌收少量复词外，以收楷书单字为主。汉字属于表意文字范畴，形、音、义俱备，正确解释和反映汉字形、音、义的源流演变，就使其区别于其它的字典词书。它既不同于主要解释语词的《汉语大词典》、只收古代语词的《辞源》、百科性的《辞海》，又不同于只收常用字、常用义的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、《新华字典》、只收现代语词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收一般语词为主，兼收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语词的《新华词典》。

在字形方面，于楷书单字条目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、有代表性的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和隶书，并简要说明其结构演变，交代其异体关系。例如：

貌 《说文》作“兒”。“頌仪也。从人，白象人面形。貌，兒或从页，豹省声。貌，籀文兒，从豹省。”〔1〕

这就把“貌”的形体结构，或体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。所谓“頌仪”，段玉裁注曰：“頌者，今之‘容’字。必言‘仪’者，谓頌之仪度可兒象也。”頌仪，即容仪，也就是今之容貌。貌，同兒，白，象人面形，故貌不得书写为从“兒”之“貌”或“貌”。

在字音方面，采用“三段注音法”，有重点的反映汉字字音的古今概况。对每一个汉字

尽可能地用汉语拼音字母注出它的普通话读音。见于古籍而现代未用之字，则根据其来源和有关的语音资料，按照古今音变的规律，推求其普通话读音，以便今之读者。收列中古音，以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等切韵音系的韵书为主，反映中古读音，标出其声、韵、调，即四十一声类，二百零六韵，平、上、去、入四个声调。上古音较为麻烦，历代学者作了不少研讨，我们采用近人的研究成果，分古韵为三十部，对《说文》所收的字或《说文》未收但确有周秦用例、音义明确的字，均标注上古韵部。例如：

辰 chén 《广韵》植鄰切，平真禪 諄部

在字义方面，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每一个字的 earliest 意义及其引申发展，不仅注重收列常用字的常用义，也注意考释常用字的非常用义和生僻字的义项。在收词存字、存音、存源的原则下收录少量复音词的意义，还收录复音词中不同于单词义的词素义。因篇幅所限，不能详举其例〔2〕，此举一复词义，以示其特殊性。例如：

透 【透迤】也作“委蛇”、“委蛇”、“透迤”等。①弯曲连绵貌。……

可见，以楷书单字为主体，历史地、全面地、准确地反映形、音、义的演变源流，正是这部字典所独具的特色。至于其它特点：吸取最新研究成果，引证的丰富，材料的翔实等，就不再赘述。

三、关注与奉献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，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”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。中国的地位日益提高，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。汉语作为五种工作言语之一，汉字列为五种工作文字之一，用以讨论联合国的大事，记载联合国的决议。然而我们的字典词书编纂工作却与此极不相应，十亿人口仅有一本小小的《新华字典》，“大国家小字典”的状况亟待改变。党和国家有鉴于此，毅然决定大规模加强中外语文词典的编撰出版工作，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签署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出版字典词书的文件——国务院〔1975〕137号文件。新编《汉语大字典》的工作得以展开。编写工作上马以来，最初虽曾受到行将覆灭的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的干扰，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拨乱反正，正本清源，使编写工作得以迅速走上正轨，顺利地沿着正确方向进行，各级党和政府对此项工作都给以无限的关注和有力的支持，从人力、财力、物力各个方面提供充分的保证。1978年国务院把这部大型字典列为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点科研项目；1983年，这部字典又被正式列为哲学社会科学“六五”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。为了保障此项工作的完成，稳定编写队伍，发文件，下指示，从诸多方面落实政策，采取具体的措施。对于参与此项工作的广大编写人员的福利待遇，职称评定，工资提升，住房分配等都作了原则的规定和细致的考虑，同志们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。这些内容，后来都汇集成册，定名为《〈汉语大字典〉纪念册》，公开发行。

川、鄂两省以八大高等院校为中心建立了十一个编写组，广集兄弟院校及各地区的专家学者四百余人投入了此项工作，老、中、青三结合，同心协力，共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添砖加瓦。许多同志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专业，丢下了自己原拟进行的科研课题，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。他们从青年编到了中年，从中年编到了老年，脸上增加了多少皱纹，头上凭添

了几多白发。正如副主编冉友侨教授在1983年初稿完成时赋诗所说那样：

句酌字斟定去留，下终现世上殷周，
风窗斗室陈编在，八年埋头有白头。

也正如编委杜道生教授在1986年首印式嘉会上赋诗所说那样：

中华历史五千年，一脉相承文字传，
篆籀甲金繁简隶，包罗都在此新编，
鄂川院校擢贤英，教学科研两进行，
酷暑严寒长日夜，十年坚苦众成城。
正当天际乱乌云，罔惜衰躯日夜勤，
今日缅怀周总理，弥留关照是人文。

十五年时间过去了，一代巨著《汉语大字典》全套八卷出版问世了，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巍巍丰碑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。然而那些为此辛勤耕耘的编纂同志们，他们忠心耿耿，一心扑在字典上。他们没有为自己留后路，经营“自留地”，也没有接收私人聘请，增加额外收入。他们没有计较稿酬的多少，也没有考虑是否影响自己职称的提升，哪怕退休时还是一个讲师，副教授多次上报终未能转正，他们始终如一，不怨不悔。他们以自己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奉献微薄之力而引以骄傲，他们以能为子孙后代造福，为国争光而引以为自豪！

当我们总结表彰，庆功祝贺《汉语大字典》大功告成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深切怀念曾同我们一起甘苦与共的几位逝去的同志。仅就四川而言就有：《汉语大字典》领导小组成员崔之富同志，西南师范大学徐德庵、杨欣安、林昭德教授，四川师范大学李维宸同志，四川师范学院郭昭穆同志。他们一身为党的出版事业和教育事业贡献了青春和智慧，而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将余力奉献给了字典，倒在了编写的案桌上。现在《汉语大字典》已胜利完卷，全套出版问世，他们若有知，当可告慰。愿他们安息于地下，含笑于九泉！

中国文化历史悠久，文献典籍浩如烟海，在短期内编此巨著，难免顾此失彼，照应不周。加之事成众手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。欢迎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，望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赐教，以期再版时订正完善。

注释：

〔1〕因限于印刷条件，“貌”的形体演变，古籀篆隶字形未能印出。请参看《汉语大字典》第六卷3913页。

〔2〕单字义项甚多，限于篇幅故未能举例。请参看《汉语大字典》。